

文獻錄

顧山文獻錄

下

● 編著
張耀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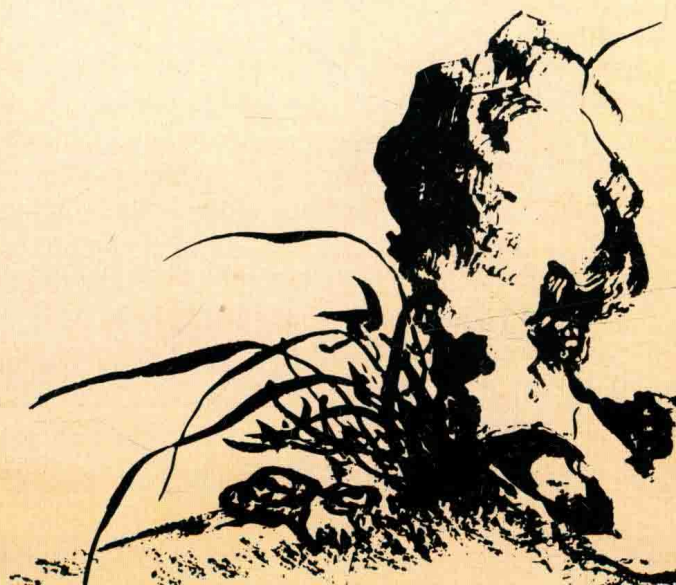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顧山文獻錄

下

作者 張耀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勤，因是大起其家。予先府君两玉公以予女兄妻焉。生一女，无子而歿。继配苏郡肇晟潘公女，生三子，曰：天培、文培、岱培。君生而刚果正直，事两亲能仰承志意，出身任事，于二弟之长成婚配有力焉。至于乡闾族党间有无相通，甘苦可共，人皆信而敬之。君与予谊关至戚，而性情更有合者，故事必谘商而后行，若蛩与駟之相负也。而君迺为无妄之讼所牵涉，久之不得直，发愤而卒，年四十有七。呜呼！是岂性之刚者易折耶，抑数之定者莫遁耶，天耶人耶，吾不得而知之矣。君歿后，子天培等来言曰：“舅氏与先人交最契，乞撰录事行传于久。”予不文，念无足不朽君者，姑为略述其梗概，以俟表彰于当代大人先生云。

春谷吴君传

（清）凌 春

顾山地连海虞、梁溪、澄江三邑界，水深土厚，淑气不洩，其间多产隐人耆耆，如吴君是矣。君讳曦，字春谷，为建衡公之次子。君早年父建衡與长兄寅谷主家务，君得蒙蔭下，率履無愆。壮而受室分居，将欲启其故宇，虑斧资不充，难以措手。孺人敖民，锡邑瑞芝公女也，能倾其匱资以相助，以是構堂宇于镇市，架水轩于后长。又数年积有余赀，行贾于大江以北，眺览淮海之大观焉。君生三子，曰：宣培、仁培、德培。而宣培才干优长，又能经理其私家事。君也無思無为，以遨以嬉，一惟任天而行，其诸無怀氏葛天氏之民歟。寿跻八十有五，屡蒙皇恩，绢綿米肉之賜，可不谓山川之淑气

所钟，为盛朝之人瑞乎。予夙與宣培君交，乾隆乙丑冬，宣培来告君已寿终，属予纪其事行。予羨君之得天者优也，是为传。

节母周孺人传

(清) 勇朱芾

孺人系出邑诸生秩文周公，适配文学吴公载涵。翁为诸生明谷，二十八岁以卒，姑鲍氏守节旌表。载涵年三十一卒，孺人守节者三十九载，寿登古稀，格于例，未旌。生二子，长尊九，为邑诸生。长媳徐氏，年甫三十而歿，生三子，曰润、曰淳、曰淑。次怀万，年二十有七卒，娶赵氏，生二子，曰澍、曰漾。予忝通家子，每念及兹，拊膺叹曰：天下未亡人之荼苦，未有若孺人之甚者也，一线宗传而翁夭，夫夭，次子亦夭，闺帷之内，而姑霜已孀，次媳亦孀，又兼以长媳蚤亡。溯其自入吴门，皆不见天日，昏暮长夜之境也，即家业丰裕，犹未免形单影只之苦，况处艰窶，其为音晓羽焦，拮据捋者何如哉？孺人以孱然一身，左支右梧，以延前后一脉；孝奉孀姑，能先意承志，为建坊表节；延师训子，俾尊九行修名立，蔚为通儒，则孺人之德与才兼于兹可概見已。中经彼苍降殃之酷，人非木石，谁能堪此？而沈静以镇之，劳苦以禦之，卒能完其家，而延其祀。苟采风者廉其实，以上闻，特赐锡崇台双阙之荣，斯足慰士民之望已。迺有司方稽年月拘成例，卒使苦节湮没于草野。嗟嗟！是闾史之纪载固有不容已者也，凡我同人宜撰为志铭诗章，以昭其美。予不文，而孺人实苦节之

尤者诚录，是以表敷风厲，则可上企欧阳子之传王凝妻，同为照耀于青简者尔。

庠彦尊九吴君传（附弟讳镛字怀万事行）

（清）杨悦桂

吴君讳锦，字尊九，邑诸生，明谷之孙，文学载涵之子也。明谷配鲍孺人，生一子载涵，年甫二十有八而逝，鲍孺人抚孤守节垂五十年，题旌建坊。载涵配周孺人，生二子，君其长也。载涵年三十有一而歿，周孺人守节如其姑，格于年例未旌。君七龄而孤，赖王母与母氏鞠育成立。幼颖敏，刻意读书，不烦督课，自能精勤。甫冠，而文学为一方领袖。乾隆癸亥岁，受知学使者刘公，补博士弟子员。君孝事王母与母，皆能色养，先意承志，友于弟怀万，教以文艺，为之婚娶。弟生子，君始与析爨。未几，弟夭歿，君旋令同爨，而抚育其遗孤，一如己子。君性和而介，与友人交，辞色蔼然，遇义所不可，有确乎不移者。配孺人为泾里沅东公女，家素封，于归而处贫，君业训徒，常君馆中，孺人恃十指织紵以贍家，过劳成疾，生一子润而卒，年三十有一。君痛孺人之贤淑蚤卒，誓不再娶。母氏欲广嗣续，命君纳侧室张氏，生二子，曰淳、曰淑。君为文理脉清真，气机磅礴，抑扬顿挫间，绰有欧阳子丰神。众推为场屋利器，凡五战棘闱，卒不获售，中怀抑郁者久矣。经母周孺人之歿，营治丧葬，家遂益落。壬子岁，长子润又方婚而夭，君愈怅悵无聊，谓友曰：“予生人之趣尽矣，惟冀

速朽为愈耳。”数月竟遭疾不起，卒年五十有一。君与予幼同笔砚，君又以爱女妻予子，于君之亡也，哀恸迷瞢，痛稍定，因思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之说。君世守儒风，言行无玷，可谓善人矣！乃厥祖父俱不永年，母氏荼苦未旌，君室辛勤蚤逝，君又轮囷结轡，坎壈侘傺以歿世。呜呼！视天梦梦，所谓天人报施之理，洵有不可知者岂值运数之屯，人应集菀，而君独集枯耶。丙戌冬，君族辑谱，君之侄澍来告，愿录君事行，以昭示后人。予不文，无足以不朽君者，以谊属至戚，不敢辞，故为具梗概如此。

吴赠翁天相公传

（清）王 堃

赠翁讳顺亨，字天相，姓吴氏，江阴顾山人。父元璋公，生子三，长鍼，嫡张氏出，次球，次缪即赠翁原名，俱侧王氏出。翁九龄背所生母，十五丧父，脩遭迍运，以异出故，失爱于嫡母张。张所生女，适邑城李氏者，为翁次姊，憐之挈以归。其姊之夫，縣胥也，廝养畜之。一日使瀹茗供客，怒碎其杯。其姊之夫叱之，遂辞去。姊曰：“若去何以糊口？”答曰：“诚無糊口处，然傍人门户作奴隶生活，虽糊口不愿也！”竟归。归则赁圃种蔬，兼采山薪鬻之，藉给朝夕，稍自贍矣。遂娶马，马卒，再娶于赵，皆能佐翁成家，业日以起。嫡兄歿。其母始以非所生、歧视翁者还资翁养，得娱蔗境。比其卒，丧葬如礼。兄故后，诸犹子伶仃無告者，翁悉衣食之，并为婚娶，兼以故居讓焉。人有负财者，时或

折券，里有义举肩之必勇。卒年七十有七。生子三，长濬，次滨，次溶。女二，长适陈，次适杨。翁以溶所出之孙友棠起家后，授职州同知，赠如其职。

论曰：余與翁之孙友棠游，友棠每谈翁少年困苦事，则淚盈睫。丐余书之曰：今吾子孙履丰厚之境矣，亦知吾祖向者谋生之艰难，有如是乎。且吾祖当日致产不甚丰也，然于一本之谊，孜孜焉。始为母擯，卒以孝称，尤其事也卓卓者。呜呼！信斯言也。余虽不文，能不肃然書之，以为吴氏子孙劝也哉！

太学生诰赠奉政大夫吴公秉智传（清）王 堃

吴赠公讳溶，字秉智，一字若溪。其父天相公，以孝行著，具余所为传。天相公生三子，长濬，次滨，次即公。公生四龄。母马宜人即见背，继母赵宜人，撫如己出。甫成童，赵宜人卒，公哀毀有加。长娶金邑须宜人，为诰赠通奉大夫文明公第三女，实贤内助云。初公负不羈性，一切豪侠事，無不为里人敬且惮焉。尤嗜樗蒲戏，一掷百金無吝色，以是家中落，公不以为意。一日须宜人泣谏曰：“夫子乘迈往之氣。诚不屑事家人生产，顾白頭黄口，皆君分内事，君奈何忘之？”公立起自责曰：“吾过矣！吾过矣！”因谢素所往还诸少年，与宜人勤苦治生，不数年，家日向上蒸蒸如釜上氣。天相公顾而乐之曰：“吾自此有后矣。”天相公卒，饰终之事，無違礼者。公于财积而能散，里有旱干水溢，则蠲賑以为一方倡。癸未岁，江以北被水剧，公命其子友

棠载白面为饼饵，至其所以食饿者，并賫钱二百索界诸鬻子女者，完其骨肉，俾毋难散。待族姓尤有恩，匿者必卹。晚年尤谆谆命其子，以数大端曰造支祠、葺家乘、建义庄。曰：“吾老不及为此，儿辈能了此，则吾之愿毕也。”今其子将以次举其事焉。公得年七十有七。须宜人先公卒，生子一，友棠，授职州同知，公赠如其职。女四，皆适名族。

论曰：遷善改过，古人喻以风雷，盖取其勇也。赠公以一往拔俗之概，俯从绳墨。卒以淑身，既而转徙千金。光前启后，亦吴氏之中流一柱者，與遗训所留务培根本。呜呼！其貽谋远矣。

建霞公兄弟诸子补传

（清）吴锡麒

吾宗自君求公輯谱以来，迄今百有余年，维时建霞公诸子侄多生存无由立传。今又岁久，族中无悉其事行之详者，欲为补传，而握管茫然，是可慨也。兹从大概论之。长建霞公生二子，长晖吉，字日华，横经而为士；次燠吉，字时哲，居贷而为商。其长子曰堂，生一子曰元，幼时螟继周姓，长而本族谕其归宗，元因循日久而卒。今其子天绪复执迷不返，今谱不削元名者，姑从宽典，以待其子觉悟而自复也。次建嶽公生一子皞吉，字王民，有母有妻，而浪迹远游者几廿载，遇乡人以理斥之始归，卒于家，今谱载之，以为轻去其乡者戒也。三建维公生四子，长晒吉，字公耀；仲明吉，字公达，出继叔建公之祀；叔昭吉，字公琬；季晰吉，字公玖，兄

弟皆读书为士；四建石公无出；五建济公生一子旭，字龙晓，为士；六建德公无出；七建林公生二子，曰昇，字天阶，业农；曰昂，字千里，为士，训徒。八建衡公生三子，暘、曦、曜，俱有传。九字建公，即以公达为嗣者。今综而彙之，盖欲后人一览而易晓，不为零星小传以涂饰耳目，自诬其先世也。

君求公诸子传 附君承公子 （清）吴 锦

吾宗高伯祖君求公，乃吾祖本之公之冢嗣也。生七子，长讳炤，字元吉；次讳熠，字无咎；三讳灿，字长庚；四讳炳，字南阳；五讳煌，字玉宸；六讳灼，字应垣；七讳烁，字启明。惟君求公谙练世务，洞识生计之艰难。生子而士与农商，各予一业，期其成立。于是元吉、无咎、长庚、南阳，授书而为士；玉宸、启明，务本力穡；应垣居货服贾，以能承家治生，名实俱无所缺而已。得优游林下，自适其天。维班固西京赋云，士食旧德之名，氏农服先畴之畎亩。商承累世之事业，以导扬汉代之文景两朝之德化，斯非明万历中叶之谓歟！今尚论其世以知其人，予小子心窃向往之已。另有次房君承公生一子名国瑞，字子均者，其事行年久失传，不敢强为之补也。

鲁瞻吴公原配杨孺人传 （清）曹孙蕃

鲁瞻吴公，生八岁而孤，母潘太孺人见姑丈杨公誉文之女，仪容端淑，聘为子妇。及笄，归于公。维时上

有孀姑，中有长次二姆，孺人事必禀行，恪谨逊让，恂恂如也。性纯朴，绮纨弗御，常御布素，膏粱弗要，常飫蔬糲。夙兴夜寐纺织鍼紵，克相夫于以宜家。奉养迈姑，扶持抑搔，槃匱修洁，肴饌丰腆。及夫兄弟析箸，姑命公与兄覲光同居镇上，孺人又敬和伯姒，克循娣道，迄于姑亡丧葬尽礼，孺人赞襄妯娌，一如公之助理伯仲者。然诞育二子，用蕃、用威，延师训课。凡熊断机不少宽假，故两嗣俱为文雅之儒。长聘李，次聘徐，及时婚娶，两子各生二孙，世守儒业。生三女，适勇，适王，适周。虽中年用威遭变，公抱西河之痛，而孺人缓言敦劝，谓子亡而孙长成，可慰桑榆晚景，何事戚戚。为公性慷慨尚义，而孺人益赞成之，凡恤族酬亲诸费，孺人恒出私橐以佐。力所不逮，年五十有八而歿，乾隆己巳八月初六日也。噫嘻！相孺人之淑范，应食报于后人，降祥正未有艾，何用蕃又相继以没也。越十六年乙酉十月初八日，公寿终，与孺人合葬于镇北金家宕之吉穴。予不文，无足以阐扬懿美，而好德人有同心，故为传其事行，俟后之辑史乘者有所采录云。

無心居士小传

（清）李兆洛

王君协三，名应辰，号敲园。嘉庆戊午举人，辛酉进士，选四川新繁县知县，戊辰以注误去官，归十年而卒，年五十六，丁丑八月也。無子，以兄子家瑞为后。君天资伉爽，为文章踔厲风发，剂輩斂手。诗笔尤豪迈，服膺李义山、杨诚斋，以为义山直追工部，诚斋善学青莲。所为诗甚多，戊午以前，曰《匏村集》；己未下第，

谒房师顾小逋于当塗，曰《姑孰遊草》，需次都門，曰《金台剩稿》，官于蜀，曰《蔗香詩草》；歸田后，曰《無心居士詩草》。歿后悉散，其門人徐銘撫拾所見，編而存之，近百余篇。當胡豫堂先生視學江左時。號嚴明，能得士，君與同里徐紹基，高觀國，宜興則任烜、路同申，無錫則顧皋，皆所賞拔。兆洛與諸君每携硯入試，聯茵接案，譚謔間作。比予戊辰以散館，選授四川之慶符縣時，四川方議修省志。君見選單，大喜曰：“得申耆來，此事有人矣。”后聞予以告近改選，甚恨之，而君隨亦獲譴矣。予知君甚淺，不知君何以信予之深也。在官頗得士民心，而縣素號饒邑，君絕苞苴之私，不能飾厨傳稱過客。往往使酒謾罵，故上游及同列皆不愜。戊辰冬。舉計典，有日者素識君，而往來于藩司之門，自省中遺君書云：“方伯將以計典黜君矣。得金若干，乃可免。”緘其書以方伯印封發之。君得書笑曰：“鬼域乃敢白晝見。”藏其書。而以其事白制府，制府以為肋持也，怒，以才力不及，填計典，入奏。立委員掇印署理。委員至，君方飲不時，見委員譟于庭，君乃出索其委牌。而委員以制府促督不及待司文，無以應。君笑曰：“是亦可詐耶。”呼驍械之。委員恐馳去，訴制府謂某抗制府命，且辱之。制府怒，命中軍提兵隨成都府知府往捕，圍其署，大索，獲日者所致書焚之。然后捆君歸于省，置諸獄，以抗不交印奏，禍且不測。于是諸州縣大譁騰，謗書遍于路。頃之，聞于朝。御史或撫以奏，奉旨查辦，然后出君于獄，放之歸。而以病瘋覆奏焉。

奕山公传略

(清)徐文洞

公王姓，讳应辰，字奕山，别号菽园，赐进士出身。宋魏国文正公之后。东沙古塘迁祖伯明公二十五世孙，厚斋公讳润字采章之次子也。呜呼！予生也晚，未得为公徒，而闻诸乡先达者，盖耳熟能详焉。公幼颖悟，过目不忘，塾师一，三年竭其能。年十三受业勇诗王先生，先生沉酣典籍，以古文为时文承学者，罕有当意，独器公。为之厚植其根柢，博涉于汉魏六朝诸大家。其行文挥毫立就，为虚小题圣手。年十五，应童子试，文虽佳未录，举家少欢，独先生自若。盖先生之于公别具只眼，欲玉成大器，非止一衿而已也。年二十三始青其衿，是时诗王先生亦已歿矣。乃从陈吉甫、包尹农两先生游。凡里中文社，无不推倒。学益进，名益噪。肄业暨阳，李叶两山长咸目为国士。岁科即游试高等。戊申乡闈，溢于额外。迄癸丑，年三十二，学政胡文恪公岁试，文与古学俱第一，三进三覆，皆蒙击节叹赏，遂食饩。嗣后来学者踵相接，其手著大小题文八九十首，人人抄置案头。戊午举于乡，辛酉成进士，房师贵州邱葵川引见，以知县即用。癸亥岁，选授四川成都府新繁县知县，有政绩。甲子奉调入闈，得士童宗颜等九人。戊辰再入闈，得士吴锡川等八人。衡文手眼独高，一时无两。其居官也性鲠直，不喜迎合上官，辄多齟齬勿顾也。公性嗜酒，日在醉乡，过饮成癖。据情入奏，准所请，许其解组归田。庚午夏，始旋里。日与亲族话旧情，叙愬阔，议及续辑宗谱，公出貲以倡，属稿鸠工，殫心竭力者三载，

手腕幾脫。公之於家乘，洵詳且慎哉！公生於乾隆壬午九月二十八日戌時，卒於嘉慶丁丑八月二十六日辰時，年五十有六。迴憶公於纂輯之時，迄今六十餘載。歲戊寅秋，王氏東沙古塘續修世譜，勿忘舊德，乞予傳公。公行誼文章，遠邇矜式，無煩予贅。而素所熟聞者，粗述一二，聞者莫不興起也，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光緒四年歲次戊寅孟冬之月 世再姪翰林院編修徐文洞拜撰

竹軒唐先生傳

（清）吳師澄

先生姓唐氏，諱尚勤，字傳林，竹軒其號也。系出唐吏部儉公之後，其先有隱德。父煥文公，習岐黃。先生幼受父訓，篤學不倦，年逾冠而其父棄養，先生喪祭盡禮。乃父業，精外科，《素問》《金鑑》諸書皆悉心研究，洞悉底蘊。時北沙等處延請診治，一切疑難雜症，經先生手無不立效。然遇困乏者，不計謝。數年後，名震一方。凡百里之遙。婦女童稚，以及往來行旅，欽慕其名者，皆稱為唐仙人云。所難者姊妹五，為之嫁，弟為之婚。並以其節省所餘，析其半，以衣之食之。迨其弟既成，而子女亦漸長矣，子五，先生又為之有室，女二，先生又為之有家。然則前之代父勞也，撫其姊妹一如撫其女，視其弟一如視其子；後之盡己職也，愛其子一如愛其弟，成其女一如成其姊妹。先生以一人之身，而一家十有余口，皆得賴以安全。先生之治家，盖有无一歲殫其經營，无一日不瘁其心力者。然費用日繁，而倉箱亦日裕，增置良沃一百余亩，廣輪奐十有余椽。道

光己酉大水为灾，助赈一百余緡。咸丰癸丑，粤逆竄踞金陵，顾山等镇募义勇团，先生又助经费一百余緡。凡遇善举，靡不极力赞成。故一时绅耆，皆以其老成练达，训诲有方，举以为乡约生焉。则其实心行善，又不独友弟慈下，可为先生表矣。吾见富贵之子日费万钱，奢侈成习，而锱铢必较，甚且视其至戚，不啻路人。闻先生之行，其亦可以少愧矣。夫先生生于乾隆癸丑，卒于咸丰癸丑，享寿六十有一，德疾而终。哲嗣五人。长嘉德，次金德，嗣弟仲陶，三全德，四启基，五启明。四、五皆援例入国子监。孙九人，曾孙林立。今岁秋，唐氏续辑家乘，其子启明集顾山支稿，捧先生状以问传于予。予以先生之遗泽孔长，其食报于后人者，正未可量也。故按其状而次之。

诰授武翼大夫晋封镇国将军给予云骑尉世袭职入祀昭忠祠护理总兵江南福山中营游擊趾仁公传

(清)姚庆阶

澄江镇国将军王公者，余外祖也。取义舍生，捐躯报国，於今二十有七年矣。余生也晚，未獲亲炙风徽，窃闻乡先辈谈公完大节事，歔歔慨歎，不能已已，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今秋七月，余舅以续修宗谱函致家大人，命余述公生平行事。余不才，不足传公，而义勿敢辞，敬具笔牒，请其本末于萱帟，粗举梗概，以备国史之遗。谨按公姓王，讳绍麟，字南田，号趾仁。宋南

渡扈跸太傅皋裔，累叶显宦，吴中望族。二十一传士元，胜国时徙居邑之顾山镇。曾祖植，祖佐，父景鳌，均列膠庠，代有隐德。三世皆以公贵。公生于嘉庆庚申二月六日辰时。生之日，外曾祖次山公，隐几假寐，见伟丈夫衣戎装，手弓矢，历阶而上，夙显奇瑞。幼而岐嶷，性孝友。早失恃，事父兄若成人。卅角入塾，目数行下，读左氏史，至却縠将中军敦诗说礼，心艳羨之。未及冠，由武生登嘉庆戊寅乡魁，试兵部不遇，入福山营。道光辛卯，授浏河百户。一星终，补上海北汛千户。北汛滨大洋，盗渊数，官此者每失职去，为宦海畏途。公治防严密，境内肃然。擢守府时，英夷驿骚至鄰境，海上皆驚，公以守土功升调常昭守府。常熟县有狱久不决，邑侯李琮，山左名进士也，与公订金石交，延公立辨，名闻大吏。丙午，奉旨入都引见，再擢浏河都閫，寻督标福山中营游击。不二年，岁交午子，时值隆冬，粤匪寇湖北，将军竄。当是时承平日久，民不識兵，兵不惯战，驚报所至，人心风鹤。江南督部陆公建瀛，羽檄飞提僚属，皆多方规避。公适护理总兵印，慨然欲往，或阻之，公不可。曰：“时事艰虞，正臣子效忠之日，寇深矣，迁延必误军务。”即日简阅拔营赴省，驻扎石头城外。夜叩关，关谒制府陆公。见公投刺，叹曰：“人皆退避不遑此来。王将军何壮也。”啧啧称奇男子，一见大悦。问公愿何之？公陈书大局，江西九江襟带江湖，东界东流，北接黄梅，乃吴楚咽喉，其地险要而可据，当屯扎黄梅广济，以挽其衝，则金陵可保。陆公驚服，为首肯者再起立，歎曰：“王将军洵奇才也！”授符调守湖北

广济县，尅日起行，明年正月初六抵烏鼠峡。翌日，黎明，获贼侦，檻送江西抚部，而衙门洞开，闐无人守。公遽回营，驰骑往返一昼夜，部署初度，投籤报三鼓。四野雾如泼墨，咫尺不相辨。公著兜鍪仗剑立营门，闻有声自西北来者，戒勿动。贼蜂拥至，不能撼，贼绕营环击，公帅麾下数百人躍马冲突，手斫其魁，贼稍北。詰旦，救兵不至，贼益衆圍益急，公左握弓，右持枪，振臂一呼，创病皆起，而矢如雨下，阵遏云深，自丑至午，军孤力竭，遂及于难。实咸丰三年正月初九日也，时公年五十四。大府以事闻于廷，蒙恩赠恤如例。福山军民巷哭，建祠以祀。初公之官北汛也，人悉为公危。洎迁守常昭，贺者慰者踵相接。总戎陈公语僚佐曰：“王守府入北汛，而出北汛，奇遇也，他日名位必远。”公独抚然以国是艰难，不獲报效为虑。发书通亲友，动谓大丈夫与其老死牖下，何如埋骨沙场。忠勇奋发之情，时时形诸笔墨。居恒节义，自矢不轻假人以辞色。制军有纪律，得士卒心。能挽强弓，矢无虚发。道光朝周公祖培奉命至福镇阅兵，见公骑射，谓勇力绝人，而雍容儒雅，有羊叔子风。家传古杨教师柳叶枪法，技尤神，世罕其匹。而其于翰墨也若有夙契，工书，纸墨不多费，濡白水挥素纸，燥则更易以为常。喜作径尺大字，笔格出入颜柳，写折枝得大李将军遗意。诗律亦精，均邀当代名公所赏。家事悉付余外母，孟太夫人生长琴川名族，恭恕仁讓而有礼，善体公志。故公得为国忘家，临难而不夺不違。若是公所至民乐，所去民思。福山建祠时，匍匐罗拜，遐迩来者如归市。见总戎以次致祭祠中，公

子往谢，相与鼓舞道旁，以得见公子为快，至感极而有泣下者。公衣冠墓在香山下，遗骸不得，以公在官时脱牙数枚，具冠带葬焉。山之阴，巍然特存者，公所自营佳城，而伐石标之者也。呜呼！忠骨未埋，而英灵不灭。登斯山者迹此而可知主公忠毅果敢之气，其绩之非一朝一夕云。至公之子女若孙，有家乘在，不赘叙。光绪岁次戊寅孟冬上浣，外孙金匱姚庆階百拜撰。

节母吴孺人传

（清）周鳳銜

吴孺人为同邑茂芳公次女，应麒沈君元配也。年十八归沈，甫匝岁夫病故，时孺人年十九耳，痛失所天，几死者数矣。顾念膝下縱無黄口，其如堂上白头何脱？从夫以殉，谁其奉侍？遂节哀顺便，益勤纺织，以养高堂，抚侄德彩为嗣。后历十余年，翁姑相继弃养，孺人经营丧葬，哀礼交盡，復为嗣子读书婚配，其艰难辛苦固有不堪缕述者。雍正十二年，孺人年五十二，计守节已三十四年，例宜请奖。邑之绅士，赵耀、袁廷柞、李廷瑜等，将孺人守节事实具词详题，仰邀旌表。即于是年建坊，以垂不朽，闾里荣之。呜呼！孺人之节苦矣！而晚景恬愉，寿逾七秩，天之报施不爽宜乎！孙曾鹄起，百余年来，日益繁昌也。今年春，沈氏统修世譜，其后裔念夔，素与凤銜为莫逆交，因携孺人行实，请为立传。凤銜宜不容辞，爰撮其大略而志之。并为之誄曰：十九而寡，艰苦备尝。七十一卒，而寿而康。冰霜励节，姓氏馨香。岿然坊峙，百世流芳。